秋语

■杨新榕

秋天就这样悄悄地来了,不声不响地,从远山的红叶间溜下来,从云彩的缝隙里钻出来,踏着轻快的步子,将岁月的色彩涂抹在人间。先是树梢上泛起一点黄,继而扩大,染了整片山林;再是晨起时分的薄霜,不经意地覆在草叶上,晶莹如泪。秋,这位沉默的画师,用它的画笔点染着世界,教人于无声处听惊雷。

远山的红叶,自是秋之使者。它们不似春花那般喧嚣,只是静静地红着,红得深沉,红得寂寞。远远望去,似一团团火焰在山间燃烧,却又没有火焰的燥热,只是冷艳地红着,仿佛要将整个夏天的热情都凝结在这一刻。我常立于山巅,望那红叶如海,风过处,波涛汹涌,却无声息。这红叶,究竟是岁月的积淀,还是生命最后的狂欢?无人能答,唯有秋风掠过耳畔,带来几分凉意、几分萧索。

落叶是秋的另一种语言。它们从枝头挣脱,翩翩而下,如疲倦的蝴蝶,完成了最后的舞蹈。落在地上的叶子,层层叠叠,铺就一条金黄的地毯,踩上去沙沙作响,那是秋天特有的音乐,是季节更迭的私语。

“岁月静好是片刻,一地鸡毛是日常。”这话说得极是。秋天的静美,何尝不是短暂的?人们总向往着诗与远方,却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琐碎与繁杂。你看那田间地头,农人正忙着收割,汗水滴入泥土,换来一年的温饱。稻谷金黄,硕果累累,这丰收的景象背后,是多少个日夜的辛勤劳作?秋天的丰饶,原是用春天的播种、夏天的耕耘换来的,其中的艰辛,唯有亲历者知之。

城市的秋天,又是另一番景象。街道两旁的刺桐叶渐渐黄了,偶尔落下几片,被匆忙的行人踩过,无人驻足。咖啡馆里,人们端着拿铁,谈论着秋天的浪漫,却鲜有人想起,这浪漫的原点,不过是大地的一次枯荣。


(视觉中国)

在一个秋日的午后,我遇见一位老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,他静静地望着满地的落叶。我问他:“您在做什么?”他笑了笑,说:“我在听秋天说话。”我诧异:“秋天也会说话吗?”他点点头:“只要你静下心来,就能听到。落叶是它的低语,秋风是它的吟唱,就连这阳光,也是它的呢喃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秋天不只是季节的更替,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,一种面对时光流逝的坦然。

秋天的美,在于它的包容。它不争不抢,只是静静地来、静静地去,留下满地的金黄和一丝凉意。它教会我们,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久,而在于曾经灿烂过;不在于拥有,而在于经历。就像那红叶,明知不久便要零落,依然红得那般热烈、那般彻底。

人生亦然。静好的岁月固然珍贵,但日常的“鸡毛”才是生活的本色。我们或许无法永远停留在美好的瞬间,却可以在琐碎中寻找意义,在平凡中发现美好。一如秋天,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:生命的价值,不在于逃避凋零,而在于如何面对凋零,如何在凋零中活出尊严与美丽。

宿舍搬迁

■林文凯

离开工作多年的山区学校,长久居住的宿舍需要在开学前搬迁完毕。八月的一天,我和妻商量此事,决定把洗衣机、冰箱等大物件载回老家,其余的衣服、被子、书本等搬到妻所在学校的宿舍。

那天热浪袭人,我们换上旧衣服,戴好口罩,备几瓶水,投入忙碌的宿舍整理中。我们协力把大物件搬到走廊,先晒晒太阳除掉霉味,再用干净抹布清洗外壳。新旧混杂的大小衣服被子全都堆放到床上,逐件过目,试穿挑选,最终也没挑上几件留用,大多清理打包断舍离。

书籍、本子最多,整理起来较费心神。从书架上、桌角边、柜子里搜集出来的书本,堆放到地板上,然后逐一过目整理。由于多年的积累,各类书籍堆积起来像一座小山丘似的。我们都爱书,舍不得随便扔掉当年用微薄工资买来的书籍,看到有卷边掉边的,先抖掉灰尘,抚平皱角,细看书名目录,再确定去留。我们把经典名著、专业课本、生活用书等挑选出来,分类收集到塑料袋里,写上标签,存放于纸箱里,以便日后用时好找。没写字的本子也挑选出来,可让小孩子涂鸦写字或是送给街上开店的老人记账,剩余的才当废旧纸张收集起来卖点小钱。

书籍整理到六点多,沐着夕阳洒下的余晖,我把挑选整理的几箱书籍,用摩托车分趟运回妻的宿舍。杂物清空后,我们又戴上口罩、帽子,把地板、天花板、门窗边角、床铺桌柜等再次打扫一遍。妻用浸泡过苏打水的抹布擦洗门窗上的污迹,拿来大拖布,拖几遍地板,确保干净。当门窗都打开通风透气时,天色黑下来了,我们细数今日劳动成果,满心踏实地回到另一处宿舍休息。

简单吃点晚餐,我们又忙碌起来。妻宿舍里旧衣柜的边沿破损了,叠放好的衣服经常被孩子们拿乱掉。新衣柜上半部分是用来垂挂衣服的,而孩子们喜欢一人一格,自己的衣服自己收纳保管。我们拿来皮尺,细致地观察、测量,决定拆下旧衣柜的骨架和隔板,安装到新衣柜上半部,做成四个格子。孩子们都很喜欢,抢着给自己喜欢的格子做标记,把各自的衣服整理叠放好。这些做完,柜扇合上,一切变得宽敞有序了。我俩虽累,但看到孩子们的表现都会心而笑。

第二天上午,秋阳明媚。我们再次回老宿舍看看,把装袋起来的废旧衣服、书本等卖掉,并请人把几件大物件载回老家。此刻,阳光正透过窗户打进来,清理过的宿舍显得格外干净、敞亮,空气中似乎还悬浮着熟悉的气味,强烈的亲切感迅速填满胸腔——这里有我们的悲喜,有孩子们的欢笑。我们拿起手机,把宿舍里里外外的场景录制起来,写好标题“永远的308宿舍”,收藏保存。

裁云为裳:博物馆里的千年衣语

■黎江毅

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。”李白笔下贵妃的霓裳羽衣,语语浓艳、句句金玉,总让人心生遐想:究竟是怎样的服饰,才能称得上是如梦如幻的女性衣裳?时至今日,我们不必执着于千年以前盛唐的宫廷织物,在博物馆的展厅,或许藏着能与李白诗句相媲美的答案。

《说文解字注》中记载:“衣者,人所倚以蔽体者也。”在湖南博物院,目光刚触到西汉直裾素纱禅衣,心底便先冒出一种空落落的轻,不是玻璃的冰凉,而是从那层纱衣透出来,仿佛要从展柜里飘走的薄。这件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西汉服饰,薄如蝉翼,仅49克的重量,仿佛吹一口气就能被气流轻轻托起。展签上写着“衣长128厘米,通袖长190厘米”,可数字远不及亲眼所见的震撼,纱线细得近乎透明,只有展柜内柔和的灯光勾勒出衣袂的轮廓。褝衣内搭的绢裙虽已泛黄,但裙角仍能看见暗绣的云纹,不张扬,却自有温润的力量,几乎要与空气融为一体。灯光斜斜打上去,纱线泛着极淡的柔光,让人想起古人写的“轻云蔽月”,原来两千多年前的人,真的能把云裁成了衣裳。穿它的人该是怎样的心境?我总忍不住猜想,穿这件褝衣的辛追夫人,或许曾在秋夜的庭院里漫步,她抬手拂过衣摆,纱衣贴着手臂滑过,连风都变得温柔,恰如汉代女性含蓄内敛的生命姿态。

“千墓难得一衣”,服饰作为有机质蛋白类文物,容易腐坏,出土即化,研究的难度极大。在定陵发掘之前,民间很少见到古代的丝织品,存留至今的实物更是凤毛麟角。走进北京大峪山脚下的定陵博物馆,一件明罗地刺绣百子女夹衣一入眼便勾住心神,衣前绣二龙戏珠纹,通身用红色的丝线绣出了满地菱形花纹,不是张扬的艳红,是沉敛了三百年的绛红。凑近才见得精妙,这件衣服上绣有一百个童子,故而得名百子衣。百子衣为立领、对开襟,以方目纱为底料,织工用五种绣线、十余种针法,用色五十余种,绣满了一百个童子嬉戏的场面,百余个身影藏在花木间,有的观鱼摸虾,有的骑竹马挥鞭,有的蹲身斗蟋蟀,连衣料褶皱里的童趣都清晰可辨,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儿童乐园。这红罗衣本是皇家礼服,却因这些鲜活场景褪去了威严,成了藏着烟火气的祥瑞,体现了古人对繁衍子嗣的强烈愿望。

“舒窈纠兮,劳心悄兮。”博物馆的展柜总像一层薄脆的时光壳,里头封存的不仅是织物与针线,更是无数古代女性未曾言说的日常。站在这两件服饰前,时光仿佛被织成了一匹绵长的锦缎,西汉素纱褝衣藏着对“轻盈”的极致追求,明代百子衣写满了对“鲜活”的热烈向往。当我们凝视它们时,看见的不仅是古代的纺织工艺与审美变迁,更是无数古代女性的生命图景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